

華中科技大學文科學術叢書

劉獻君 主編

昌黎文錄輯校

〔唐〕韓愈 著 趙德 編

劉真倫 輯校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華中科技大學
文科學術叢書

昌黎文錄輯校

〔唐〕韓愈 著 趙德 編
劉真倫 輯校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昌黎文錄輯校/[唐]韓愈 著 趙德 編 劉真倫 輯校
武漢:華科技大學出版社, 2002年2月
ISBN 7-5609-2629-0

I. 昌…

II. ①韓… ②趙… ③劉…

III. 昌黎文錄-輯校

IV. I222.742

昌黎文錄輯校

[唐]韓愈 著 趙德 編
劉真倫 輯校

責任編輯:李富軒
責任校對:陳元玉

封面設計:潘 群
責任監印:張正林

出版發行:華科技大學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郵編:430074 電話:(027)87545012

印 刷:華科技大學印刷廠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2.25

字數:270 000

版次:2002年2月第1版

印次:200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價:23.80元

ISBN 7-5609-2629-0/I·91

(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向出版社發行部調換)

內 容 簡 介

《昌黎文錄》為韓愈同時代的趙德所選編，是問世最早的一部韓愈詩文選集，對韓愈作品的文字校勘有著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同時，這部選集的文字反映了韓文的早期面貌，對比該本與今傳集本的差異，可以考見韓愈思想的演變軌迹；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部選集的選錄標準體現了韓愈本人在學術、文化以及文學創作方面的理論追求和價值取向，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歷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對宋代儒學的更新發展產生過特殊的影響。

韓愈對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突出貢獻，是為面臨社會轉型的華夏文明確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道統。而最早宣揚這一思想的著作就是《昌黎文錄》。可惜自宋代以後，該書即已失傳。《昌黎文錄輯校》依據九個韓文宋代傳本，鉤稽出這部早已失傳的重要著作，初步恢復了《昌黎文錄》一書的原貌。全書利用現存的十二個珍貴的韓文宋代傳本尤其是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以及其他唐宋史料，對《昌黎文錄》入選作品進行了綜合校理，在韓文的文本整理方面有重大收穫。本書的前言以及校語對《昌黎文錄》一書的文字特點、史料價值和思想文化價值，尤其是韓愈合學統、政統、文統為一體的道統思想，合個性化、內省化為一體的文學主張，進行了宏觀的考察，在理論研究方面達到了該項研究的前沿水平，對韓愈研究乃至整個唐代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總 序

把文科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劉猷君

我們華中理工大學創辦文科已經 20 年了，回顧 20 年的歷史，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一是理工科大學可以辦好文科。20 年來，我們從無到有，引進和培養了一批教師，建立了多種學科、專業，開展了多項學術研究。現在，已經擁有 2 個博士點，14 個碩士點，11 個本科專業，其中部分學科建設已經走在國內前列。我們培養了一批教授，其中有幾位在國內學術界已經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們培養了大批學生，他們在全國各地努力工作，不斷受到好評。

二是在理工科大學辦文科十分艱難，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難，主要難在要克服傳統的習慣，改變傳統的工作方式，創建適合文科發展的氛圍。以工科為主的學校，從上到下，對文科的重要性往往認識不足，因而不容易引起足夠的重視。一套工作方式都是適合工科的，往往用對工科的要求來規範文科。可喜的是，經過 20 年艱苦努力，這些方面都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面向未來，我們應對文科的發展充滿信心。把文科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首先要從戰略的高度來進一步規劃文科的發展。要本着“均衡發展，重點突破”的方針，在現有格局的基礎上，確定三至

四個學科作為重點，集中人力、財力，使這些學科獲得優先發展。同時，其他學科也應制定切實可行的學科建設規劃，努力辦出特色。

把文科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引進、培養、壯大教師隊伍，提高教師水平則是關鍵。辦文科主要靠人，靠高水平的教師。要採取超常規措施，通過多種方式，把國內知名學者吸引到我校，從事教學和研究。

把文科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還要大力開展學術研究。首先要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推動文、史、哲等基礎學科的建設。基礎學科的加強，是其他學科發展的重要前提。同時，要面向社會，大力開展應用研究，組織起來，承擔重大課題，從而通過我們的研究，為政府和社會有關方面決策提供依據，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要端正學風，切忌急功近利，要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通過長期的努力，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為了提高學術水平，推進文科建設，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5年開始，出版了“華中理工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多部學術水平較高的專著得以問世。現在，由於院、系調整，文科院（系）目前包括人文學院、經濟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社會學系、外語系、高教所等，因此學校決定出版“華中理工大學文科學術叢書”。這是加強整個文科建設的一個有力舉措。

現在，叢書中的幾本專著即將面世，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今后，一定會有更多更好的文科學術專著源源不斷地出版，並將有力地推動文科建設上一個新的臺階。

1999年5月31日

前言

《昌黎文錄》（以下簡稱《文錄》）是一部韓愈詩文選集，它的選編時間在李漢編纂《昌黎先生集》之前，所以，它是問世最早的一部韓愈作品集，對韓愈作品的文字校勘有著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同時，這部選集的文字反映了韓文的早期面貌，對比《文錄》與集本的文字差異，可以考見韓愈思想的演變軌迹。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部選集的編者趙德曾經接受過韓愈本人的直接教誨，集子的選編也有韓愈本人的直接影響，所以，這部選集的選錄標準，也體現了韓愈本人在學術、文化以及文學創作方面的理論追求和價值取向。具體說來，韓愈有關民族文化傳統亦即道統思想的理論主張，正是在《文錄》一書中得以孤明先發。《文錄》一書所倡導的合學統、政統、文統爲一體的儒學道統，合個性化、內省化爲一體的文學主張，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歷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對宋代儒學的更新發展產生過特殊的影響。由於上述原因，兩宋時期的韓集整理者和韓學研究者對這部選集給予過特別的注意。不過，由於該集從來沒有刊刻印行，到南宋時期，其流傳已經是若存若亡；到了元、明時期，該書即告失傳。對韓學研究而言，這實在是一項相當重大的損失。筆者近年校理韓集，從兩宋文獻中鉤稽出若干《文錄》的相關資料。通過這些資料，《文錄》一書的基本面貌，包括其入選作品、文字特點以及選編思想，都還約略可以考見。今將有關考察情況臚陳於次，供學術界同好參詳。

一、趙德與《文錄》的編纂

《文錄》的選編者趙德，兩《唐書》無傳，其生平不詳。韓愈集中有兩篇文章涉及趙德，從中可以大致知道趙德生平的一些情況。

元和十四年（819）春，韓愈貶為潮州刺史。他在潮州的主要政績之一，就是興辦學校。他為潮州州學聘請的督導，就是趙德。《潮州請置鄉校牒》稱：

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

元和十四年冬，韓愈量移袁州，邀趙德同行，趙德沒有接受韓愈的邀請。《別趙子》一詩曰：

我遷于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氣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還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北，往來以紛如？

從韓愈的一詩一文中，我們可以知道趙德的大致經歷：趙德，潮州人，通經學，長文章，尤其精通《詩經》、《尚書》。治學尊崇儒家孔孟正統，而排斥佛老異端。韓愈任職潮州期

間，以趙德攝領海陽縣尉，署州衙推官，督導州學生員。韓愈改官袁州刺史，邀請趙德同行。趙德以自足於內，謝絕了韓愈的邀請。

關於趙德編纂《文錄》的情況，趙德本人有《文錄序》自述其事：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楊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是以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鑠，斯文粲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至于斯。將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竇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關於《文錄》的編纂，前人有過若干推測。北宋呂夏卿“疑德親受本于公”，劉昉以爲“趙德以文行爲公所知，授以生平所爲文，德序而藏之”。果然如此，則《文錄》當爲韓愈親手編纂，並由韓愈親手授予趙德。但《文錄》一書中有長慶年間的作品，這部分作品作於韓愈離開潮州以後，不可能由韓愈本人親手授予趙德。而且，趙德自序說：“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可見《文錄》的文章由趙德自己搜集，書名也由趙德自己命名。並非由韓愈編纂完成以後再授予趙德。可以判定：《文錄》全書最後編纂完成應該出於趙德之手。南宋魏仲舉五百家注說：“文公去後，編集所得公文，凡七十五首，號曰《文錄》。”較爲接近事實。

考察《文錄》中各篇文章的創作時間，可以發現，現存《文錄》作品中創作年代最晚的，是《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

墓誌銘》，其作年在長慶元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間。《文錄》編成，應在此後。《文錄序》云：“竇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可知當時韓愈尚未去世。據此推測，《文錄》編成，應該在長慶四年十二月韓愈去世之前。可以認爲，趙德編纂《文錄》的具體時間，就在唐穆宗長慶年間。

不過，儘管《文錄》的編成出於趙德，並非韓愈手編授受，但韓、趙同以文武周孔之道相砥礪，韓愈任職潮州期間，趙德應該有機會追隨韓愈談詩論文。韓愈有關思想文化的主張、傾向，趙德應該有所領會。所以，《文錄》的選編思想，應該有韓愈的影響在內。再進一步考慮：趙德聲稱《文錄》一書中所採入的作品，“以所遇次之爲卷”。趙德“遇”見韓文的最佳機會，當然就是韓愈貶謫潮州二人直接交往期間。趙德追隨韓愈論道學文，韓愈選擇自己的得意之作相贈，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文錄序》推崇韓愈“所履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楊雄授受服行之實”，言外頗以儒學統緒薪火相傳自詡。所以，《文錄》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出於韓愈親授，是完全可能的。前人所謂“親受本於公”、“授以平生所爲文”，排除了《文錄》一書由韓愈親手編纂完成然後再親手授予趙德這一層含義以後，還是可以接受的。換句話說，在一定程度上把《文錄》看成是一部韓愈詩文自選集，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二、《文錄》的流傳

《文錄》一書未經版刻，後代流傳不廣。但北宋時期，此書有呂夏卿、劉允著錄徵引，且有多家校本採用，可以肯定還

完整地流傳於世。南宋中期以後，採用此書的校本雖然更多，但由於缺乏明確著錄，其存在狀況不甚明朗。元明以後，諸家書目未見有著錄者，諸家注本亦未見有徵引者，其書已經失傳。

就現存資料考察，最早使用《文錄》者，爲北宋呂夏卿校本。呂氏《書文集後》說：

丙申春，得趙德《文錄》於林琪家。德，潮州人，文公爲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也。《文錄》所載皆韓文，自總七十五首。其次第淆亂，句讀或有增損異同，疑德親受本於公，比它本爲最可信者。《通解》、《崔虞部書》、《明水賦》、《河南同官記》，今皆不入正集。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四篇之文，疑漢所棄，或墜失而未得者，故不在集中，而見於《文錄》。然則德所錄者在李漢前，今以德序爲首，李漢序次之，而存《文錄》篇第於集後以序。

呂氏校本所採用的《文錄》得之於林琪家，全書七十五篇完整無缺，可以證實，遲至北宋中期，《文錄》一書尚且完好無損。

收錄《文錄》資料較爲完整的又一部韓集校本是北宋徽宗大觀初年（1107）劉允潮州刻本，劉允之子劉昉有跋說：

唐元和中，韓文公謫守于潮。郡人趙德以文行爲公所知，授以平生所爲文，德序而藏之。厥後門人李漢裒集遺文益多，然德所受本尤爲可信。其文六卷，則歐陽公初得於漢東李氏者也。自文公去潮，潮人廟事公，久益謹。今是集諸處往往鏤版，潮爲公舊治，顧可闕耶？大觀初，昉之先大夫憂居鄉，嘗集京、浙、閩、蜀所刊凡八本及鄉里前輩家藏趙德舊本，參以所見石刻訂正之，疑則兩存焉。又以公傳、誌及它人詩文爲公而作者

悉附其後，最爲善本。郡以公廟香火錢刊行。

劉允所採用的《文錄》得之於潮州鄉里，全書六卷完整無缺。可以證實，《文錄》一書直至北宋末年仍然完好無損。

至於南宋時期《文錄》一書的流傳情況，則似隱似現，若存若亡。南宋紹興九年（1139）重刻潮本時，劉允舊版“中經兵火，遂無子遺”。劉允所使用過的《文錄》命運如何，不得而知。不過，南宋前期，《文錄》一書的蹤迹似乎很難尋覓。方崧卿、朱熹爲校正韓集廣泛搜尋韓集異本，卻未能找到《文錄》其書。方氏所引《文錄》採自它書，朱氏則沒有徵引《文錄》。《舉正敘錄》“趙德文錄”條稱：

《文錄》舊六卷七十五篇，今已不傳。而時時得於諸家校本，惟潮本、浙本爲詳。

方氏徵引《文錄》都轉錄自“諸家校本”，可知方崧卿確實沒有見到《文錄》原書。不過，方氏斷言《文錄》一書“今已失傳”，卻未必可靠。南宋傳世諸本中，早于方本的祝充本，晚于方氏的浙刻本、閩刻本、蜀刻本、魏仲舉五百家注本以及周必大、彭叔夏《文苑英華校記》等，都徵引過《文錄》不少異文。諸家徵引的內容在作品篇目、異文條目上又各有不同。這表明，諸家徵引各有出處，並非輾轉抄撮。可以肯定，南宋中期以後，《文錄》仍在流傳，但是否完整無損，由於缺乏著錄，現在已經無法判斷了。

三、《文錄》的作品編次及文字特點

《文錄》一書失傳已久，全書的編排次第及其體例今天已經無法確知了。從諸本徵引的內容考察，其書編次情況如次：

1. 全書分爲六卷，呂序、劉跋以及方氏敘錄記載相同。
2. 全書收錄作品七十五篇，呂序、方氏敘錄所載相同，洪興祖《韓子年譜》則記爲七十二篇。
3. 全書編排“次第淆亂”，這表明：該書編排次第與李漢集本的分類編排截然不同。

呂氏校本“存《文錄》篇第於集後”，如果此本尚存，那麼，恢復《文錄》六卷全部七十五篇作品及其編排次第也就易如反掌了。可惜呂氏原本未見流傳，從呂氏後序中可以輯出《文錄》作品四篇。要想更多地鉤稽《文錄》收錄的作品，還得廣泛搜集其他相關資料。

潮州刻本“兩存”異文，所以，《文錄》的異文理應在此本中得到較爲完整的保存。可惜現存潮本殘缺六卷，難以窺見全貌。但就在現存的四十五卷中，徵引《文錄》即達四十三篇，保存《文錄》作品數量之多，爲傳世諸本之冠。

除了呂本、潮本之外，南宋文獻中徵引《文錄》者包括：祝充本十九篇，方崧卿《韓集舉正》四十二篇，南宋浙本一篇，南宋閩本四篇，南宋蜀本十二篇，魏仲舉五百家注本三十六篇，《文苑英華》校注兩篇。綜合以上諸本所引篇目，除去重複，可以鉤稽出《文錄》作品共計六十四篇。今將諸本所引篇目及所出異文條數列表於下：

卷數	篇 名	作年	呂	潮	祝	方	浙	閩	蜀	魏	苑
一	別知賦送楊儀之	804		2	2				2		
一	元和聖德詩 并序	807		7	5	4			6		
二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799		2	2	2	2		2		
四	哭楊兵曹凝陸歙州參	803		1	1				1		
六	病鵝	817		1		1					
六	瀧吏	819		1		1					
八	城南聯句一百五十韻	806		1	1	1			1		
十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819				2					
十一	原道			3	2	3		1	2		
十一	原毀			1	1	3		1	1		
十一	行難					2			1		
十一	讀荀子			2	1	4		2	2		
十二	進學解	813		1		1					
十二	本政					1					
十二	圻者王承福傳	801		1	1	1			1		
十二	諱辯	809		2	1	1			1		
十二	訟風伯	803		1		1			1		
十三	河中府連理木頌	790		1		1					
十三	汴州東水門記 并序	798		1		1					
十三	燕喜亭記	804		1							
十三	畫記	795		1							
十四	諫臣論	793		1	1	1			1	1	
十四	答張籍書	798		1		2			2		
十四	重答張籍書	798		1	1	1			1		
十五	答竇存亮秀才書	804		2	2	1		2	2		
十五	賀徐州張建封僕射白兔書	799		1		1					

续表

卷數	篇 名	作年	呂	潮	祝	方	浙	閩	蜀	魏	苑
十五	上兵部李巽侍郎書	805				2					
十五	答尉遲生書	801				1					
十五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806				1			1		
十五	爲分司郎官上鄭餘慶尚書相公啓	810		1		1				1	
十六	上宰相書	795							0		
十六	後十九日復上書	795							1		
十六	後廿九日復上書	795							0		
十六	答侯繼書	795		1	1				2	2	
十六	答崔立之書	795		3	2	1			1	2	
十六	答李翊書	801		4					1	3	
十六	答李固南秀才書	801		1		1		1	1	1	
十六	答陳生師錫書	802		2	1	2			2	1	
十六	答李翱書	799		2		1			2	2	
十七	上張建封僕射書	799		1		1				2	
十七	答胡直鈞書	802								1	
十七	答馮宿書	807		1						1	
十七	上張僕射第二書	799		1						1	
十八	與鳳翔邢尚書書	794		1		2					
十八	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	794		1						1	
十八	答陳商書	812		1							
十九	送竇平從事序	801			1	1				1	
十九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802								1	
二十	贈張童子序	794									1

续表

卷數	篇 名	作年	呂	潮	祝	方	浙	閩	蜀	魏	苑
二十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804		1	1	1				1	
二二	歐陽生哀辭 并序	801				1				1	
二二	題哀辭後					0					
二六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 廟碑銘	813		1		1					
二八	曹成王碑	816		2		3				3	
二九	貞曜先生墓誌銘	814		1		1					
三十	平淮西碑 并序	818		12	1	4				10	
三一	南海神廟碑	820		2						1	
三二	唐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 墓誌銘	821				1					
三六	下邳侯革華傳			1							
三九	請上尊號表	821				1					
外一	省試明水賦	792	0								
外二	上考宏詞崔虞部書	793	0								
外四	通解		0							0	
外四	河南府同官記	810	0								
小計	徵引作品篇數		4	43	19	42	1	4	12	36	2
	出校異文條數		0	76	28	63	2	5	14	64	2

《文錄》的某些文字和傳世諸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例如：《哭楊兵部凝陸欽州參》：“論文與晤語”，《文錄》作：“新墳與宿草”。《行難》：“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文錄》作：“先生曰：然。退與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元和聖德詩》：“通達今古，聽聽視明。”《文

錄》作：“通今達古，視聽聰明。”這類差異與古籍流傳中常見的出於形近音近而產生的文字差別性質不同，應該是有意識修改的結果。方崧卿《韓集舉正》在“通達今古”條下錄存了《文錄》異文後說：“蓋公初成進本也，晚年實從今本。他本有異者，當以此推之。”韓文是否有初進本、晚定本，史無明文。但《文錄》的文字為韓文早期的原始面貌，李漢所傳集本的文字為韓愈晚年定本，方氏的判斷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文錄》部分作品有夾注。《答陳生書》題下嘉祐蜀本注“師錫”，監本注“圖南”，方本從蜀本，《韓集舉正》云：“《文錄》亦作陳師錫。”《汴州東西水門記》“時維隴西公”下潮本注：“趙有‘李勉’字。”《元和聖德詩》“煥赫嫫媼”下魏本注：“媼，趙本‘五果切’。”可見《文錄》題下或正文間有小字夾注。這類夾注交代作品涉及的人物及背景，也注釋音切，應屬韓集原注。按：今本韓集題下及正文間有夾注，如《汴州亂》篇末注：“留後陸長源也。”《貞女峽》題注：“連州陽山縣。”《鄭群贈簞》題注：“群字宏之，嘗佐裴均江陵。”《豐陵行》題注：“順宗陵。”這類夾注，傳世諸本大致相同，應該來源於李漢所編文集。但注文是出於韓愈本人還是出於李漢，難以判定。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文錄》選編時間在李漢編集之前；《文錄》已經存在交代創作背景的夾注，由此可以判定：韓集的夾注，應該是韓愈本人原注。明確這一點，對韓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文錄》本身在流傳中也存在少量異文。如《訟風伯》：“風伯雖死兮誰女傷”，方本據《文苑英華》訂作“汝”。《韓集舉正》：“《文錄》亦作汝。”但魏本注：“趙本作女傷。”又《曹成王碑》：“偕盡其力能。”方本據杭本乙作“偕盡力其能。”《韓集舉正》：“蜀本與《文錄》上文並同。”但魏本注：“趙本作王偕盡其力。”又《答竇秀才書》：“遁其光而不曜。”潮本注：“趙云遁世而不曜。”魏本注：“趙本作